《浮云》

很多人问过蔡志松，“先有的网络流行语‘神马都是浮云’，还是你的雕塑《浮云》？”连谈论蔡志松完成了作品,正享不定主意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“浮云”这词儿竟也闯进了生活中几乎从不上网的蔡志松的耳朵。《浮云》是为 2011 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做，起初的计划是用社外干花完出云彩的造型，里面冲上氣气，做之棉浮在空中，可以随着刮風，日升日落等日照的情況自动动升降。若果因为氣气无法运动，而改成用那叶及风转按重在云中，达到“风吹转动，茶香即出”的效果。

蔡志松

生命的体验大于一切

对于艺术家蔡志松来说，生命本身隐藏着无数的创作动机与故事，人类必然是先有对生命的重视，才有对艺术的热爱。他的理想，即以艺术的方式道寻生命中发生的一切，而我们，则通过他的艺术世界来阅读另一种人生。

策划、文 **崔春** *图片提供* **蔡志松工作室**

八个敏感字眼认识他

现实点儿说，媒体关注的艺术家基本属于这两类。

一类是“大咖”，在学术界走得很顺，名气和地位有目共睹；另一类是“明星艺术家”,作品在同行眼中倒不见得人人称好，但是他们人缘好、话题多、外型也受欢迎。蔡志松属于哪一种？“大咖”和“明星艺术家”都属于,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两边都占，我们采访时这种“出言不逊”，就从几个敏感字眼开始认识他。

臭美，还是得体？

时尚，不仅代表物质生活水平，更代表精神层面的进化程度。出门时，发型永远一丝不苟，虽然在我们看来，这种近乎过度的生活哲学有些不可思议，但却是蔡志松始终坚守的重要事情。

iTalk：在学术界受肯定的艺术家，一旦在着装打扮上也比较引人注目，就会成为大家的话题，似乎艺术圈好“明星艺术家”还有一点排斥。

蔡志松：我觉得是前几年大家对于艺术家的认识有一个误区，交学作品也都喜欢搞写影样的艺术家，摆摊、上不了台面。这样给大家的印象之后，艺术圈里的很多艺术家也是以这个标准来约束自己，进行效仿，其实艺术家跟普通人一样，也是丰富多彩的，也有个人的穿着习惯，有些人就喜欢比较整洁一点儿，怎么了？

iTalk：每次看到你、发型都是一丝不苟，感觉并不仅是“整洁”这么低的要求。

蔡志松：其实我并没有花太长时间精心装扮，你只要把它变成习惯就不会太难了。我不想弹众取宠，也没有刻意追势，到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到哪就尊重哪的规矩，得体才是我的初衷，艺术家应该是文明的创造者，

《就记录浮云》
不同尺寸 70 × 60 × 35cm

蔡志松

1972 年，生于辽宁沈阳，小时候是个爱在课本上画各种图案的小孩。

1997 年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获学士学位，大学时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。

1999 年，作品《寒冬》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，在展览时总然觉得这样的作品没有个人面貌，发誓绝不再做了。

1998 年，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被学生评价为有连续创意性的老师。

2001 年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历班，同年首次完成了一部分《故国》系列作品，个人风格凸显。

2008 年，静去教育工作，专心创作雕塑作品，成为职业艺术家。

2011 年，参加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，参展作品《浮云》，其中一件在保利 2012 春季拍卖现代中国艺术夜场上以 690 万成交，创国内雕塑家个人成交纪录。

现在跟成了双眼的弱势群体了。很多时候，大家说：“他是艺术家，跟别他一般见识；他是艺术家，穿成那样就穿成那样吧；他是艺术家，没洗澡就来参加开幕式怎么了？”但是我不喜欢，我们至少要对别人有个尊重，不能太标榜自己，尤其不能象那种缺少教养的方式来标榜自己。

洁癖，还是强迫症？

听说蔡志松在工作室做雕塑时都穿着白衬衫，见面求证了一下，竟然是真的。倒是在画册中也见过他穿工作服拍摄的照片，本以为这更接近真实的工作状态，但出乎意料，与事实正相反。

《玫瑰》

《玫瑰》是浪漫情的，虽然与《故国》系列二者都用了具象的表达方式，但从视觉上看回做大，《故国》更多地采用了铜等坚硬、厚重的材料，《玫瑰》则用轻的沉闷和用柔和收拾世事无常的表层，这是艺术家的爱情观。正如蔡志松自己所言，“那情感像大自然中的花朵，无时无刻不上演着盛开与凋零一，其如这朵玫瑰，总有一天会保存不善而损毁，变成沉重的垃圾，维护的成本远达大于自身的价值。”

iTalk：做眼镜时还穿着白衬衫？难道这不是一个很脏的法儿吗？

蔡志松：其实没那么脏，很多人把工作室弄那么脏，是因为他们懒得打扫，而且身上落灰就落掉，落完再掉。

iTalk：工作室很乱的情况下，你是无心工作的吧？

蔡志松：对，以前我在美院给学生上课时就是。在教室门口一看，转身就走了，学生来找我，我就说：你们把教室打扫干净。过一会儿他们来满我过去，我说再打扫。然后第三遍让我看，我说继续打扫。第四遍让我看，我说把地用水冲干净。对！整洁是人的教养，其实作为大学老师不应该重复这些了。但是很遗憾，很多时候你不说就真弄得没法再看了。

iTalk：你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也是这样的吧？就是行走坐卧都要有一个样子。

蔡志松：对。我觉得这种教育还不错。

iTalk：所以你做作品也会很苛求？比如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，他说了一张画，大家都觉得挺好的，他就是不能再看，因为只要一看就想改。

蔡志松：可以说是比较追求完美吧！虽然从来没有完美过，但一直在追求。我记得大学时我们上完课，最那不是都要象塑料布包上吗？我一般情况下都不包。买完饭回来，吃饭时也看着雕塑，吃完饭下午了也看，看完就改，一直改到第二天。早上起来摸特来上课之前，看一眼，还要再改。

追求完美，还是要绝对掌控？

当代艺术似乎改变了一个人埋头苦干的创作景象，取而代之的是群体性的劳动和长线式的推广，可越是这样，对艺术家的要求越高了，你就是总导演，掌控能力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高低。

iTalk：小时候爸妈对你定规矩多的话，对你的学习应该也密家庭严格的吧？

蔡志松：当然，肯定要盯着我学习，特别是我上课总不能集中精力，打开我的课本，那旁边都摆的各种小人儿牌，但是我对特好，我上初中之后那拍她就觉得我好像已经成人了，有什么问题她尽量不说我，要说的话肯定先考虑很长时间，可是通常在她考虑的过程中，我就体会到了，就尽量改正，不让她张嘴，那么多年母子俩都是在这种关系中处过来的！

iTalk：当初决定学美术是完全由着自己意愿去选择的？

蔡志松：对！我从小到大，一般的事情我都是自己决定，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自己穿的衣服就都是自己买。我妈给我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买回来自己穿，那时候还不叫牛仔裤呢！都是帆布，和自己也差不多高。我去买衣服，“阿姨把那个拿过来给我看看”。

iTalk：看来就为真的是从小培养的！

蔡志松：对！独立处事会培养一个人的思考能力，还有控制力。像我上小学时就会做饭，之所有人问过我：“学习的兴趣在哪儿？和艺术是否有相通的地方？”我觉得是相通的，都是各种控制，包括各种火候的把握，各种味道的把握，什么时候该什么样，这和做艺术是一样的。

iTalk：听说你做作品都是不画小稿的？

蔡志松：对！一般直观的一下就反应出来什么样。然后就做，做出来的基本跟想象的八九不离十。

悲观处世，抑或笑对人生？

蔡志松认为，艺术就像戴着镣铐在钢丝上跳舞，虽然有很多限制，但是要善于调和，才能够跳出精彩的舞蹈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没有绝对的完美，我们渴望的，只是离完美更近一点儿。

iTalk：你说过：“人生如浮云，爱情如雷轰。”这话很有悲观主义色彩啊！

蔡志松：我可能是比较悲观的人吧！

iTalk：可是看你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像呀！

蔡志松：事情是这样的，人最好把快乐带给别人，不要老把痛苦带给别人。痛苦要自己消化，把它转化为创作的动力，人活着要是老把痛苦带给别人，谁跟你接触范都特别沉重，那还看的意义好像就不大了。

iTalk：其实对于追求完美甚至有点“强迫症”的人来说，快乐好像要难。

蔡志松：其实有时候在艺术上追求点儿完美就行了，生活中不能追求完美，因为完美是不存在的。

iTalk《玫瑰》那何你么想到用铝质为材料？

蔡志松：玫瑰花首先代表爱情嘛，而铝也有它的特性——外表闪弱，但同时又很沉重，可塑性很强，但做出来的东西又很脆弱，一碰就唐，所以爱情需要呵护嘛！

《故国》

《故国》系列是现代和历史的完美结合，它由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部分足一个“行为实验”组成，该系列人物外形的语言基础是对白象文，“风”和“颂”两部分均有由一组人物构成，在“风”中，人物（作者与实验）的身份是现在服饰与动态中；在“颂”中，人物（此主）通过人体的动态结构体现；“雅”则是通过一组有象征意义的物件（竹简、卷轴、屏风）的再现来完成。《故国》系列是蔡志松第一个成熟的系列作品，除演绎只在看到或亲历之后至常重现，扩入找到地，并将该系列版画作品用在最新上映的电影《王的盛宴》中。